



一本是游吟歌手莱昂纳德·科恩晚年的诗歌随笔,一本是摇滚斗士鲍勃·迪伦初恋女友的青春回忆录——2011年年末出版的《渴望之书》与《放任自流的时光》有很多细碎的不同,它们唯一相同之处是,都直指同一时代两位伟大歌手各自的精神内核所在。

也是这一年,两位70多岁的老歌手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,不同的艺术道路选择,同样长的艺术生命力。一极是纯粹民谣,一极是愤怒摇滚,本源同根,却有不同的精神承载。

于是让我们倒溯至1963年的冬天,22岁的平民小子迪伦和初恋女友苏西相拥走在美国著名的艺术大本营——格林威治村的冰天雪地里。这幅画面被朋友拍下来,成为著名专辑“放任自流的鲍勃·迪伦”的封面海报,也成为时代符号,当时他正进入摇滚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。

同一年,在希腊某处阳光岛屿,29岁的富家公子科恩正与一个女人和她的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,酝酿着下一本的诗集和小说,才华,名声,财富和稳定的家庭生活,他并不缺什么,过着与时代隔绝的日子。偶尔拨拉着把吉他,对着蓝色的地中海独自吟唱。

在注定不平凡的上世纪60年代,年轻人借着性、毒品与摇滚乐,向越战,核弹,种族歧视比出中指。一方面,忠于内心的嬉皮精神引发了民谣复兴运动,另一方面,

充当民权与反抗武器的愤怒摇滚从民谣阵营剥离。科恩与迪伦被时代驱使着,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了两极。

村中人迪伦“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”,几乎一生都在强化自己的社会属性,与他人产生联系。他总是与优秀的文艺青年们站在一起,并从社会思潮的土壤中吸取养分,不管那是共产主义理念还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,《大雨将至》和《答案在风中飘荡》这样的歌曲在美国年轻人中引发的意识大觉醒,不逊于一次成功的政治宣讲。

而岛中人科恩“先老起来等时间”,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,他不唱时代,不搭理政治,也懒得向他人索取什么,而是向内心深处不断挖掘,在他那里,时间是唯一英雄,爱情是唯一主题。他老得不慌不忙,仿佛这个时代可以是任何时代。后来,他当了秃山隐士修了禅宗。山中的科恩,依然是那活在自我世界的岛中人。

当然,他们都写诗,都赋予歌词深刻内涵,都创造了独特的音乐调式。也一度在个人选择上指向了对方的方位。1967年之后的科恩积极介入流行民谣乐坛,而迪伦在1978年后,一度将风格转向自省的宗教题材。多年后,当时代洪流席卷而过,只剩下纯粹的音乐本身,他们之间微妙的联系或许说明,正如民谣和摇滚本无须区分,它们一样源于真,止于美。

迪伦VS科恩 “永远年轻”VS“老灵魂”

村里的那个年轻人



《放任自流时光》(美)苏西·罗托洛著 陈震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1月

不管后世对鲍勃·迪伦的个人品质有多少非议,比如毫不知耻地抄袭,比如视身边的女人如“一根只供弹奏的琴弦。”(苏西语)“迪伦却无愧于伟大这个词,他成功地扮演了他的社会角色,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谣、摇滚歌手,60年代民权运动的代言人,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代和后来的音乐人,如约翰·列侬,披头士、滚石等人。

在哈耶克所称的,身体和欲望被社会政治与制度驯化的人类历史中。迪伦所引领的摇滚代表着一种反压制与反驯化,“摇滚的反抗”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与政治性。

而他的作品最早以传统的民歌复兴旋律为基础,逐渐吸取乡村音乐和黑人音乐的元素,用淳朴自然唱奏技能表达内涵深刻的、与

社会主题紧密联系的歌词,最终赋予摇滚乐“反叛的、斗争的”灵魂——这一最重要的风格成型,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格林威治村生涯,与他的初恋女友苏西,与格林威治村的整体氛围密不可分。如果没有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经历,“村中人”迪伦永远无法将自己的社会作用发挥到最大。

在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,年轻艺术家们比邻而居。年轻的苏西当时还不到20岁,却已经启发迪伦写出了一些他最伟大的情歌。

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共产党家庭的艺术家和民权运动分子,她的视野远比迪伦宽广。17岁时已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之一“争取种族平等大会”成员,并亲历过多个里程碑式的民权运动事件,如“自由乘车”事件,她在《放任自流时光》里描绘了激荡年代的民权运动。

当古巴导弹危机、核裁军、肯尼迪遇刺、种族歧视、越战这些时代问题一一呈现,苏西带着原本活在自我世界中创作的迪伦,积极加入民权运动。在她的左翼政治意识影响下,迪伦开始创作抗议歌曲。他的《大雨将至》《像一块滚石》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。自此,14岁第一次领略摇滚乐的社会学效应的迪伦,直接到达了影响力巅峰。

而对迪伦创作影响巨大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、法国诗人兰波,英国诗人威

廉·布莱克等人以及作品,经由苏西介绍给迪伦,这为迪伦创作出极富社会批判性和现实关怀的歌词进一步奠基,最终使得他被推上了“时代代言人”的位置。

美国作家 Don DeLillo说:摇滚的精髓在于能掌握时代性的文化歇斯底里——立即地响应、捕捉和诠释一个突发的历史时刻,或一整个时代的广大氛围,并且改变历史。在1963年的冬天,冻得发抖的时代青年精神领袖迪伦和苏西,幸福而无畏地走在冰天雪地里,这个场景变为他最伟大的一张唱片的封套,也成为青年力量对抗时代的象征。迪伦等反主流的文化青年勇敢的、革命的姿态首先通过形象来表达——真实、酷、有所指,并且深信,总有一天,自己能够改变时代观念与社会政治秩序。

苏西在书中热烈肯定了格林威治村中的艺术家群体,并客观地指出,这一群体对“村中人”迪伦的成就同样有重要影响。作为60年代纽约民谣圈和艺术圈的一分子,苏西与迪伦同诸多传奇民谣、艺术人物有过交集,还有在那里居住或短暂停留的作家、艺术家,音乐家们,他们共同定义了格林威治村,群体的力量助力了时代发展。

正如披头士所说“做一个嬉皮,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。”当昔日街头嬉皮大多变成了今日平和的中产雅痞。他们要感谢自己的青春时代的愤怒和勇气。包括迪伦在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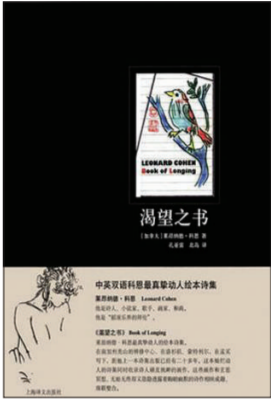


这张迪伦和女友苏西·罗托洛雪中漫步的照片是他成名专辑《The Freewheelin' Bob Dylan》的封面。在《放任自流时光》中,苏西叙述了她和迪伦的爱情,也记录了她亲历的格林威治村的民谣复兴运动。



莱昂纳德·科恩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谣运动传奇人物,诗人、小说家、民谣歌手、画家,被认为是“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”。

岛上的那个“老灵魂”



《渴望之书》(加拿大)莱昂纳德·科恩著 孔亚雷/北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2月

1994年,“老灵魂”科恩先生突然厌倦了一切。

他不想唱歌,也懒得在现实里生活,于是跑去了南加州秃山上的禅修中心,早在20世纪70年代,他就开始修禅。但这次,他居然正式做了和尚,法号“自闲”——虽然近六十年的时间里,这个老嬉皮一直在放空自己。

在33岁前,科恩曾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居住了7年,是一个不问世事的精神上的“岛中人”,他生活殷实,人生平顺,所以并无过多欲望和愤怒,用一把懒洋洋的低沉嗓子我行我素地唱着回忆和死亡,衰老与爱情。他唱的民谣始终是科

恩式的民谣,不管上世纪60年代如何动荡,摇滚势力如何在时代中一马当先——他始终优雅且悄然不动地做自己,不重复别人。

可以说,科恩的身体并不是始终与这个社会隔绝,他自33岁后开始跻身纽约民谣乐坛,上世纪67年首次出现就引起关注,接下来的1968年,他成为了歌坛与文坛的双料偶像,首张唱片《The Songs of Leonard Cohen》马上就大热起来,同年,他出版了诗选集《Selected Poems: 1956-1968》。并为他赢得了加拿大文学界的最高荣誉:总督奖。

诗歌不分家,在人才辈出的上世纪60年代,写诗又写歌的歌手不在少数,只有他被称为“民谣界的拜伦”。(他共出过9本诗集,2本小说,几千首歌)这样无需用力,只活给自己看的科恩无疑是让人羡慕的,在任何时代,即使鲍勃·迪伦也会羡慕。

然而科恩的个人选择却让人吃惊,他先是拒绝了总督奖,并在接下来几张专辑中做了自我隐晦的、宗教风格的尝试——他根本不管流行乐坛和他的听众是不是介意这个变化。从上世纪60年代起,科恩的自我风格就已经固定下来,只有理解了科恩的1968年,理解了他在岛中的生涯,才能理解何为什

么从岛中到山中,科恩始终是那个科恩,精神内核未有变化——甚至不是很多人知道,那个时代萌生的嬉皮精神是怎样影响了他,让他崇尚自然,忠于内心。

科恩60岁时做了山中隐士——同样远离这个时代。山中的五年,他留下了近千首诗。这些在禅宗影响下,灵魂显得日渐明亮的诗歌,更加从容不迫地歌唱衰老,死亡,爱情。科恩的时间仿佛只是流淌,却永远过不去。

然后他下山,又过了两年,献出了《十首新歌》,《在一千个深吻里》,他似乎依然故我,爱着一个永远值得他深情的女人,做一个永远祈求的姿态。“我老了,但我依然陷入,一千个吻那么深”。又过了五年,山中禅修岁月带给他的母题,自我,欲望,禅宗,被辑录为一本《渴望之书》,书中还附上了他的画作。

拥有嬉皮精神的,冷幽默的,不走寻常路的科恩先生,似乎在禅宗那里找到了与世界融合,并且自我调和的答案。自我变成无我,欲望变成希望,悖论成为真理。在一行行或短或长的平淡诗行里,岛中人科恩的面貌依然是诗即歌,歌即诗的混合,充满启示性,神喻性和自我,等待着可能来自任何时代的知音。

对话 “万物皆有缝隙,所以光才能透进”

●孔亚雷(《渴望之书》译者)

新京报:上世纪60年代的音乐承载着反战,种族平等宏大主题。为何会出现像科恩这样的个案?

孔亚雷:我记得鲍勃·迪伦说过一句话,“如果让我可以选择成为另一个人,我愿意成为莱昂纳德·科恩。”在我看来,所有真正的、优秀的艺术家,某种意义上都是活在自我世界里的,都是一颗种子般的,一如既往的内核。所以我并不觉得科恩是特例。

60年代充满社会反抗精神,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嬉皮精神的时代,科恩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嬉皮士加隐士。关注自我,回归自然,崇尚自由,蔑视(并嘲讽)政治,他的迷人特质里一直流淌延续着60年代的嬉皮之核。

而在高度机械化,非人化的后现代的今天,这种嬉皮精神可能会掀起一个新高潮。虽然他越来越老,但热爱他的人,相似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。比如村上春树,也是一个典型的,用你的话说“活在自我世界中,几乎没有改变过内核的人。”

科恩的音乐和诗作的“核”在哪里?

孔亚雷:关于作品的核,他用自己的一句歌词做过总结:万物皆有缝隙,所以光才能透进。这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出发点。如果我们再把“万物”置换成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些主题,比如死亡,欲望,回忆和爱情,就会看得更清楚。

总的来说,一切都都很绝望,但在所有的绝望中都必然有某种希望,哪怕是一时的,片刻的,权宜之计的。所以绝望并没那么可怕,希望也没有那

么美好。我们惟一能做的,是珍惜人生,珍惜你想做的事和想爱的人。

新京报:科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修禅,你如何理解他做这样一个选择?

孔亚雷:宗教实际上不过是对抗这个肮脏世界的众多方法之一。在六七十年代,由于各方面政治经济条件的作用,导致对外在世界的反抗心理达到了极限,而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,虽然宗教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,但确实比很多其他方法更有效持久,某种意义上也更美妙。

禅宗对科恩影响很大,这部《渴望之书》就是一部禅学笔记。禅宗所特有的放松和为所欲为,与科恩式的洒脱和苍老结合,产生了一种动人的,既黑色幽默又忘我无我的新科恩风格。

【短书摘】

老人和藹。 年轻人憤怒。 愛也許盲目。 但欲望却不。 ——《老人的悲哀》	辉煌的勃起中 快速穿上 ——《秃山的清晨》
闹钟凌晨2:30把我叫醒: 我穿上僧袍 和服和褶裙 式样仿自12世纪 巧木家的装束: 再外面是海青 一件厚重的外衣 袖子奇大无比: 再外面是挂络 一种碎布拼成的围兜 上面系着一块象牙色圆环: 最后是四呎长 蛇一般蜿蜒的腰带 打成一个大漂亮的结 像块绞成辫形的哈拉面包 绑在挂络后面: 总共这些 大概20磅重的衣服 我在凌晨2:30	我从未真正听懂 他说的话 但时不时地 我发现自己 在跟狗一起叫 跟鸮尾花一起弯腰 或用其他的小方式 排忧解难 ——《老师》
	月亮在外面。 刚才我去小便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伟大而简洁的东西。 我应该看得再久一点。 我是个可怜的月亮爱好者。 我突然就看见了它 对我和月亮 都是这样。 ——《月亮》
	摘自《渴望之书》

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刘雅婧